

# 千年雄关：见证古今文化交流与融合

新华社郑州9月7日电（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沿着黄河流向自西往东行走中原大地，函谷关，是绕不开的重要文化地标。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请君时忆关外客，行到关西多致书”……古往今来，函谷关承载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故人乡思。

历史上，河南境内有3座函谷关：灵宝秦函谷关，洛阳新安汉函谷关，建于黄河河滩、紧邻秦函谷关的魏函谷关。最古老的，当属秦函谷关。

日前，记者寻访位于三门峡市灵宝市境内的秦函谷关。当年的雄关要塞，早已湮灭在历史烟尘中。

“在历代著名关卡中，函谷关最为特殊，它既是古代西去长安、东达洛阳的通衢咽喉，也是千百年烽烟际会、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更是古代中原腹地与西北地区文化、经济交流的一处

要点。”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管理处副主任郜俊明说。

从地图上看，三门峡一带处于黄河“几”字形拐弯处。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秦国在此天险关隘修建函谷关。

“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所以称‘函谷关’。”郜俊明说，有了函谷关，秦国才能据崤函之固，在六国联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并在时机成熟时东出横扫天下。

漫步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不时邂逅典故传说：老子著述道德经、鸡鸣狗盗过函谷……

历史上，函谷关也是象征荣耀的分界线。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为京师所在，人以身居关中为傲。相传，楼船将军杨仆耻为“关外民”，便上书汉武帝，请求将秦函谷关向东搬迁至家乡新安县，这样，自己就成了“关内人”。

沿着当年“杨仆徙关”的足迹，记者驱车一路向东，“去弘农三百里”，到达位于洛阳市新安县东的汉函谷关。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联合申遗项目的一处重要节点，汉函谷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此处现存关楼、阙台和烽燧。关楼保留了民国期间最后一次修葺的形制。登上关楼，记者遥想“秦时明月汉时关”。当年，西域各国使节、商旅驼队正是从这里往来都城洛阳。经由函谷关，中原文化与秦晋文化相互交融。

“汉函谷关的军事防御功能远不如秦时，但作为交通枢纽和商贸中转站的功能更为完备。当时它不仅是一道关，还是一座城。”新安县文物保护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洪超介绍，这里考古发现的内外城结构、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铁器、铜钱等物品印证了这一点。

王洪超曾亲历函谷关申遗过程。他介绍，汉函谷关还出土了大量牵驼俑、

胡俑、骆驼俑等，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文物佐证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汉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第一关”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函谷关作为交通要塞和东西交流窗口的角色从未改变。

随着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重心南移，扼守东西要道的函谷关地位逐渐衰落。回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函谷关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从郑州始发的中欧班列沿着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抵达欧洲中部。中原腹地，再次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告别古老的雄关时，记者耳畔交相回响起驼铃声声、列车轰鸣，深深感受着祖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激动于一个民族不断奋进、开创未来的伟大力量。

## 仰韶遗址：百年考古激发巨大民族自豪感



仰韶文化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小口尖底瓶”。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新华社郑州9月8日电（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今年8月，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的仰韶村遗址，在时隔40年后再次启动发掘，为中外学界瞩目。

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上，三面环水，抬头可见巍峨的韶山，故得名“仰韶”。与周边村庄相比，其最醒目的“地标”，是一座外观以当地出土陶器为原型的博物馆。村里至今保留着一座老旧的小院，除了部分房屋坍塌，大致还保持过去的模样，100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此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

“父亲给我大姐讲过，有个外国人在家里住过，还邀请他去过北京。”房子的主人、79岁的村民王二保回忆。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因自己家庭与仰韶文化发现的些许关联而感到荣

耀。

走进仰韶文化博物馆，有一张安特生在仰韶村考察的老照片，照片上除安特生和助手外，还有两名本地人，其中一个就是王二保的父亲王兆祺。安特生在《黄土儿女》一书中记述，当时王家家境较好，有空余房屋，他先后借住了43天。

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仰韶村。在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中，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专家学者经过研究论证，一致认定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时值乱世动荡中的仰韶村迅速名扬天下，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圣地。

“‘仰韶文化’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它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所谓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不攻自破，强烈冲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现代考古学就此在中国正式发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迎来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科学揭秘时刻：殷墟、良渚、二里头、陶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卓越成就。

“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让更多中国民众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解自己的民族、国家、文明如何走到今天，为今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解读考古的价值。

100年来，现代考古学一次次以科学的调查发掘，系统地、完整地向世界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激发起中华民族巨大自豪感。仰韶，这一我国重要远古文化遗存、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闪烁永恒之光。

“在即将迎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启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刘海旺说。

漫步仰韶村，记者看见，集遗址保护展示、考古体验、观光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据了解，在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之际，这个别具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向公众开放。



仰韶文化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彩陶盆”。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